

童真之趣传承文明之美

梁 红

今年,端午节与儿童节相连,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又成了孩子们欢乐的海洋。“一起:传承文明之美——良渚文化儿童美育成果展”等展览,以及正在举办的“端午童欢 粽情六一”嘉年华活动,让孩子和家长一同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童真童趣的奇妙碰撞。

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守护者,更是文明的启迪者。文化的传承需要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浸润心灵,以儿童视角带领儿童发现美、感受美、创造美。由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、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和良渚博物院共同主办的“一起:传承文明之美”,引导儿童创作,亲近儿童视角、倾听儿童声音、鼓励儿童表达,构建以儿童为主导的文明对话桥梁,让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在童真与创意中焕发新生,正是博物馆秉持儿童友好理念、积极发挥社会美育功能、推动历史文化创新传承的有益实践。

博物馆美育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以博物馆中的“物”为根本媒介进行知识、情感、态度、观念的交流与对话,形成相互“理解”与非强迫性“共识”的行为。相较于学校美育,博物馆美育的优势在于它的实施方式更加灵活多元。充分发挥这一长处,优化展陈设计,打造沉浸式空间,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文化之美,有助于促进博物馆与儿童的深入对话。展览全程以儿童的认知特点和“一米高度”身体尺度为设计基准,复杂的专业术语被替换为儿童语言,动画人物“喜贝”“乐宝”以及绘本角色“良良”等形象贯穿其中,小观众们



近期,打开购物网站,各式各样的长命缕、香包等端午饰品开始热卖,尤其是以葫芦、如意等为图案或造型的“中药香囊”格外流行,成为家长为孩子特意准备的节日礼物。端午服饰之美,在当代生活语境中不断焕新。

早在汉代,端午便成为全国性的节日,在祈福辟邪的文化传统中构建起独特文脉体系。作为端午民俗重要组成部分的端午服饰文化同样源远流长:从唐代端午赐衣,到晚唐五代形成赐衣制度,再到“艾虎”“五毒”等纹样至今在儿童服饰设计中仍被运用,端午服饰文化延绵不绝。

“衫裁艾虎,更钗衰朱符,臂缠红缕。”端午服饰纹样丰富多彩,既凸显节令特色,又兼顾四时之用。端午夏衣多选用常服或公服等款式,以化妆、刺绣等工艺织绣应景纹样。无论是满布纹样,还是于特定部位装饰特殊图案,都彰显着文化之美。

端午配饰则充满生活气息。比如,以五色丝结成的长命缕,色彩鲜艳,或挂于门楣,或戴在孩童身上,寓意辟除邪气、护佑健康。香包更是造型各异,老年人多佩戴象征吉祥的花卉形状香包,小孩则喜佩戴以飞禽走兽为纹样或造型的香包。这些配饰虽质朴,却在历史长河中扮靓了人们的节日生活,更为孩子们的童年增添许多乐趣。

雅与俗、衣裳与配饰相映生辉,共同构成绚丽多彩的端午服饰艺术。南宋苏焯的《端阳戏婴图》记录了端午时节孩童们的服饰特点:画面右侧的两个孩童,分别身着绿色和红色提花肚兜,右前方的孩童身后还佩戴一牌饰,应为祈愿儿童健康的护身之物。虽然今天的幼童已不再佩戴这种牌饰,但穿肚兜特别是“五毒”肚兜的习俗依然在部分地区传承。一件件服与饰,蕴含着辟邪攘毒、祈祥增寿的美好寓意,承载着人们对吉祥安康的期盼。

如今,端午服饰的艺术审美价值更受重视,人们将端午服饰文化巧妙融入生活,使其成为传承中华文脉的活态载体。在“楚风雅集”“端午华装”等活动中,端午元素与现代服装设计相结合,传递着满满仪式感。端午配饰也有了新形态,如广西百色的传统香囊“麽乜”,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设计转化后,衍生出耳环麽乜、发簪麽乜等,颇具民族特色和现代气息。随着非遗进校园,孩子们在传承人的辅导下亲手制作麽乜,不但自己佩戴,也作为礼物送给父母和亲友。

面对“端午限定”,在沿袭传统习俗之余,更多新“玩法”正在开启。当新式儿童“五毒”衣、新式艾草挂件,以端午节为主题的竹编苔藓画等越来越多受到少年儿童喜爱,传统文化正变得更加触手可及。

(作者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)



▲故宫博物院端午系列香囊。

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,逐步探索良渚文化的丰富内涵。

从单向知识灌输转向情感互动体验,让孩子们参与到兼具审美性与创造性的活动中,已成为许多博物馆开展少儿美育的重要方式。在这一深度学习的过程里,孩子们对文化、历史与艺术的认知,超越单纯的观察层面。融入孩子们创作与思考的展览和教育活动,不但能够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,还会使他们更乐于将所习得的知识分享给他人。展览筹备



端午前,家附近的小学纷纷开展美育活动。我家的孩子也带回一把芭蕉式白纸扇。他计划在正面上自己喜爱的漫画人物,背面再写上祝福语,送给志趣相投的朋友。端午画扇、赠扇的古老习俗,在孩子们的画笔下焕发新韵。

传统的端午扇面主题有所规定,早期多是以合称为“五毒”的蜈蚣、毒蛇、蝎子、壁虎和蟾蜍为主角,因为古人认为将其绘于扇面可以驱瘟辟邪,此扇亦称“辟瘟扇”。由于“五毒”形象可怖,端午扇的主角逐渐演变为“五瑞”——菖蒲、艾草、石榴花、大蒜和龙船花,它们既契合时节又有药用价值,还兼具视觉美感,用它们装饰扇面,可谓有“艺术疗愈”的功效了。

其中,听起来比较陌生的龙船花,可能是蜀葵的俗称。蜀葵是响当当的“端午花”,因颜色丰富被称作“五色蜀葵”,正好呼应端午的时间——五月初五。宋代鲁宗贵的扇面画《蜀葵引蝶》(见上图),便刻画了珍贵的紫色重瓣蜀葵。据说蜀葵叶还可以研汁染纸,用以制成“葵箋”,其色绿可人,是文人间写诗唱和的好道具。

有时,端午花草还会与人物、动物进行组合,赋予扇面丰富内涵。宋代佚名《狸奴戏婴图》(又



五瑞迎安康 清风送美德

丁朝虹

名《端午赛龙图》),巧妙将儿童形象、动物形象以及端午花草等融合进一页扇面,充满吉祥含义。

摇动扇子,除了暗含“送走”(灾害)的寓意,同样也有“招来”的含义。千年前的一个端午节,唐太宗赐扇给长孙无忌和杨师道,寄言“庶动清风,以增美德”,端午赐扇之俗始自于此。这时的扇子是“青团镂竹大扇”——一种由竹丝制成的工艺扇。至宋代,这种竹丝扇仍然流行,被称为“青篛扇”,宋徽宗《听琴图》里红衣文士手中所持正是竹丝扇,极尽工艺之巧、自然之美。至明代,端午赐扇基本改为赐折扇。随着历史变迁,端午扇的文化内涵愈发丰富,其艺术美感也不断增强。

我家画扇的孩童虽然没有在扇面上画传统端午内容,而是选择了现在孩子们喜爱的题材,表面上看起来是让端午之扇失去了其时间性的特点,但丝毫不影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。如今爱扇之人并未减少,因为人们知道,无论何种祝福,一旦被画进扇子,或许就能凭借清风,将那些没说出口的爱与愿望传播开来。

(作者为浙江科技大学艺术与服装学院教授)

“小艾虎”的温情

马知道

古时,端午节被认为是一年中毒虫最厉害的一天。这一天,家长们最要保护好家中孩童,使其免受毒虫和邪祟伤害。除了吃粽子、给孩子系上象征五方神灵的五色丝外,一般人还会送孩子一只布老虎,故称“小艾虎”。作为大地上的母亲艺术,民间的布老虎可以说是反映中国虎文化和图腾崇拜的“活化石”,承载着保家护院、抵抗邪祟的功能。因此,家长们于端午节给家中幼儿准备一只布老虎,成为延续至今的习俗。

“小艾虎”与平常布老虎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南瓜眼、粽子鼻。南瓜眼,即像南瓜一样的圆眼睛,因南瓜又称“金瓜”,故有招财进宝的美好寓意。粽子鼻,是像粽叶一样的鼻子,有辟邪之用。在河南灵宝和山西长治一带,“小艾虎”身上还要缝制“五毒”图案,取“以毒攻毒”之意。

在甘肃一带,“小艾虎”的造型又有所不同。其特殊之处是老虎尾巴的上端会缝入一朵花。它可以是手工制作的花,也可以是塑料花。端午时节,长辈把带有花朵的布老虎送给孩子;端午过后,则将花朵摘下扔进雨水或池塘,让流水把花朵冲走,为的是消除过去人们恐惧的“天花”,祝福孩子们平安健康。在天津的街头尤其是医院门口,则会出现用碎布头制作的细小辣子、蒜头、柿子、葫芦、小老虎等,以彩线串联,俗称“老虎褡裢”,也是用来给孩子辟邪的物件。

任何民俗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,均与当地社会风俗紧密相关。比如在河南灵宝一带,端午节,孩子除了会得到一只



▲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藏布老虎。

“小艾虎”外,还会佩戴用铝箔纸做成的项圈,其上挂着一个用铝箔纸剪成的药葫芦。据说当年老子过函谷关时遇到瘟疫,特意摘下身上的药葫芦给孩子们治病,由此形成了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。

这些与“小艾虎”相关的端午节俗,体现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,蕴藏着脉脉温情与关怀。透过民间“小艾虎”的造型,不难看到凶猛中蕴含的温柔、朴拙与自然之美。“小艾虎”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共有的审美特征:夸张而不失情趣,狂放而不失柔美,既具有实用性,又体现着浪漫的想象。如今,“小艾虎”的形态更加多元,以其为灵感设计的节日海报、养生锤、首饰等,让端午文化之美浸润现代生活。端午之际,不妨捧一只“小艾虎”,与家人一同感受民间工艺美术的温度与活力。

(作者为天津大学教授)



童戏端阳、童舟共乐、童享艺趣……古老的端午习俗,因孩子们的好奇和热爱而始终葆有旺盛的生命活力。今年,端午节与儿童节相遇,更展开一幅天真烂漫、趣味盎然的岁时画卷。本版约请专家学者,从绘画、美育、服饰、工艺美术等角度,与读者一同在粽香中品味美好童年,感悟传统文化魅力。

——编者



▲油画《荷》,作者闫振铎。



本版邮箱:msfk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徐红梅 马苏薇
版式设计:赵偲汝



当端午节邂逅儿童节,传统文化与现代节日碰撞出奇妙火花。包粽子、制香囊、扎龙舟模型等体验活动,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节日氛围、传承民俗记忆。

古往今来,每逢端午,幼童们都乐在其中。历代画家以婴戏图、节令画等为载体,通过充满童真的叙事将孩子们的端午定格于纸绢之上。这些图像不仅反映出画家精湛的技艺,更是古代儿童生活的缩影,艺术呈现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。

“婴戏图”作为我国传统绘画的重要题材之一,在宋代颇为盛行。苏汉臣《重午戏婴图》中,宋人的端午意趣在稚子们的嬉戏间跃然纸上。画家巧妙将画面分为三部分:上部是半开放式演出空间,5名孩童正在表演登科及第的剧情,饱含“五子登科”的美好寓意;中部,一片荷塘分隔画面,塘中荷花绽放,既点明端午时令,又有“连生贵子”的吉祥雅意;下方是开放式庭院,20名儿童或舞狮,或摘荷,或捉蜻蜓,一派热闹之景。画中共25名孩童,恰合“重五”之数。画家通过精妙的构思,将鲜活的儿童形象与丰富的民俗细节结合起来,孩童们的天真烂漫与节庆仪式的庄重毫不违和,既展现了宋代儿童端午活动之多彩与欢娱,也承载着古人对于子孙和乐、家族昌盛的深切期盼。

逮至元代,佚名画作《夏景戏婴图》进一步将端午习俗文化具象化。画面以涉案为视觉中心,其上供奉钟馗;一童子手持端午扇,一童子攀莲叶,还有两童子正在戏蟾蜍。古人认为蟾蜍既有灵性又有药用价值,端午日捉蟾蜍制药可祛病辟邪。画家精准捕捉孩童们的天真之态,将驱邪降瑞的民俗仪式转化为充满生趣的游戏场景,形成了别样的童趣民俗志。

斗草也是五月初五的重要游艺。清代金廷标的《儿童斗草图》(局部见上图)便再现了这一趣味活动。在古人看来,端午时节草木药性最强,故有“踏百草”“采百药”等习俗。随之衍生出的斗草,兼具实用与娱乐功能。画面以水岸坡地为背景,有孩童正专注寻草;有孩童在摘新草;最精彩的是画面左下角,两名孩童正紧攥各自草茎,奋力拉扯,毫不相让。画家笔下的斗草虽为游戏,却反映出孩童成长中对自然的认知。乾隆皇帝的题画诗“赤子之心爱生意”,亦表达了成年人对童真时代的追忆。

这些端午童趣画卷不仅是一种文化记忆,更表达着长辈对儿童的关怀与护佑之情,其中的爱意与温暖当倍加珍视。

(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)

笔绘龙舟启新智

杨德忠

动感。画家对亭台楼阁等景物的精细刻画,又使画作谨严而庄重。元代吴廷晖的《龙舟夺标图》亦引人关注。画家在画面中部仅描绘了3艘龙舟,却显现出非凡的气势,人物刻画生动,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端午赛龙舟至明清时期成为市民阶层重要的娱乐活动,此时的龙舟竞渡题材绘画更倾向于表现世俗趣味。明代郑重的《龙舟竞渡图》在构图上大胆取舍,简化岸边景色,突出表现龙舟竞渡场景。湖上,4条龙舟、1条风舟飞桨逐浪,



元代的龙舟竞渡题材创作,尤以宫廷画家王振鹏为代表,其名下相关题材画卷现存多达约10件。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王振鹏所作的《龙池竞渡图》为例,该作运用白描法,在构图上相较于《金明池争标图》更具灵活性,画面更富